

一、没有盘缠怎么敢走天下

还是那一轮月亮。

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，谁知道？

这月亮，照过《诗》里的陈国女子，她太过娇美，惹了谁的愁肠；这月亮，照过汉时的思妇，她整夜不眠，空空的床帏罗帐；这月亮，是李太白幼时呼作白玉盘的，酒醉时举杯邀过的；这月亮，是袁简斋杏花枝头约过的，把他的窗子照了一天雪的。

而此刻他们都去了哪里，谁知道？

这月亮不声不响，它总是那样。一张白胖脸儿从来不生皱纹，也不必吃饭喝茶，也不会饥饿困乏，又有本事挂得那样高，搭了多少层云梯也攀不着，也就没有人能捉它回家，自然不必趁夜出逃。想去哪

里就去哪里，灯笼都不用提，床前、松间、西楼、湖光、海上，白银色的月光，它四处都能去得到，又那么轻易，也不用骑马，也不用乘轿，更不用发足狂奔，唉，它本来就是没有脚的。

望月的小女孩叹了口气，低头摸了摸自己的足尖，隔着软软的绣花布鞋，细趾一一，很安然的样子。身边的妹妹睡熟了，倚靠更重，小女孩腾出一只手臂，爱惜地护着妹妹的肩膀。

夜深露重，河里升起一片薄雾，烟乳般，好像要一直涨到利涉桥上来。隔着栏杆，两岸的河房画舫仿佛很远，那煌煌的灯火，那高低的管弦，都仿佛很远。谁家的漆板船，吱呀吱呀地摇着桨过去，吱呀吱呀，仿佛这桥也和着韵摇起来。

小女孩不禁打了个呵欠，五更还早呢，可不能犯了瞌睡，她揉揉眼睛，清警地坐直身子。虽是动作轻微，却还是惊醒了妹妹，这个更小的女孩醒来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哭。

“二姐，好冷。”

“穿我这件背褡。”姐姐脱下贴身的缟边水绿长背褡，围住妹妹。

更小的女孩努着花骨朵般的嘴，缩着脖子，极力想把自己缩起来，好暖暖地藏在这棉布衣里：“嗯，这是娘的香。”

“真是奇怪，明明是我的背褡，怎么会有娘的香？”

“娘房里的熏笼就是这个清桂香，娘天天就是这个香味，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香味。”

“那大姐呢？”

“大姐是早上开的素馨香，好香好香，咱们家最香的就是大姐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的是有一点点淡淡的蕙兰香。”

“爹呢？”

“爹浑身都是墨汁味，一点儿都不香。”

“你这鼻子真奇怪，我们怎么就闻不出？”

“吴妈说我是小狗鼻子呢。”

“小狗鼻子还得配个小狗嘴，难怪你天天就馋好吃的。”

“那你去娘房里找好吃的吗？”

“什么好吃的，我去寻些碎银做盘缠，这一路坐船打尖，没有盘缠怎么敢走天下？”

“二姐，天下是哪个地方呀？”

“你等等。”姐姐解开小包袱，借着月光取出一本书，“海遥西北极，有国号英伦。这本《东西洋考》丁酉年二月刊有篇《侄外奉姑书》，你听着，‘英妇幸产一子添丁，弄瓦弄璋不异，男女无别，父母一起眷爱之，盖贵女儿当英物，莫不留心养之成人，及设女学馆教之以乐、唱、画、写、作文，识地理，认文理……教女世事举止行藏，竟以成一个女学士’。”

妹妹似懂非懂，略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还有。”姐姐又抽出一本，“这是《大英国统志》，你再听啊，‘英吉利男女品级相等，男尊女，女尊男，裁制长短，哀多益寡……及女儿不独学针黹而已，乃博览经典’。”

“英吉利——有香吗？”妹妹问。

“自然是有，《西域番国志》都说值蔷薇盛开，蒸出花汁，滴下成水以洒衣服，香气经久不散。”

“嗯，还有什么香？”

“咱们一路坐船，途经那些个宋卡国、丁咖罗国，沉香、速香、伽南香，多的是。”

“书上有讲吗？”

“有。”姐姐又去找小包袱，这小包袱并无多余的物品，除了两件衣裳、一个装碎银的荷包，鼓鼓的竟都是书。

“这本谢清高的《海录》，讲到好多香，待我有空慢慢讲与你听，有趣得很。”说完又想起一句，“书上说那大西洋国，‘男女俱穿皮鞋’。”

“又怎么样？”

“女子穿的也是皮鞋，不是莲鞋！你知道吗，到了那里，再也不必怕什么缠足了。”

“那是不是好远？”

“《海录》中写道，在佛朗机西南对海，由散爹哩向北西行，经西洋吕宋、佛朗机各境，约二月方到，掐指算算，正好是过年的

时候。”

“呵？！”妹妹叫了起来，她最爱过年，穿新衣，吃欢喜团，看龙灯，本以为出走不过是出新鲜的游戏，就像平常跟着姐姐在河边玩，逛了一会儿就该回家去，哪想到要跑这么远，远到娘和吴妈做欢喜团的年节，她竟可能赶不上吃第一只。

“明日一早，渡口就有运粮的漕船，咱们先到苏州府，经双塔到松江府，从松江府出海到广州府，那里有好多去英吉利的大船。”

“那船公都是人贩子，吴妈讲的！”

“吴妈的话你也信，吴妈还说麻胡子晚上出来吃小儿肉，你曾被 he 吃掉过吗？”

“要是卖了我们怎么好？”妹妹忧心忡忡。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大清国没有律例吗？我们是人又不是货，哪个就敢平白买卖？再说我们有银子给他，又不是白坐他的船，白吃他的饭。你别害怕，姐姐自然会护着你。”

“走不掉的，娘会捉我们回去！”

“娘今晚在外婆家陪护，等她明天回来，船都到松江府了。”

“吴妈一定会发现的！”

“你就放心好了，我在被子里做了两个假人形，吴妈这阵子早睡着了。”

妹妹无话可说，只闷声咬着脸畔的衣服边儿。夜已入静，河上的乐声笑语也渐渐散去，十六满月的光，洁白清朗，照着姐姐秀美的

脸。她把书本放好，稳稳地扎好包袱，长嘘一口气，转脸看过来一眼，她的眼神没有一点儿玩笑的意思。

“二姐，我好饿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妹妹又说。

“你不是带了吃的吗？”姐姐见妹妹不动，便解开妹妹的小包袱，见里面放了五六只绣花香囊，一枝有些开谢的木芙蓉，并两块酥皮月饼，油渍渍的，用纸包着。“吃月饼吧。”

“我不要吃月饼，我要吃赤豆糍团！”妹妹任性起来。

“没有。”姐姐脸色一变。

“娘说过几日就做，吴妈今天都买了糯米赤豆……”

“没心肝的东西，想糍团吃，等你缠脚的时候吃个够去！”姐姐生气了。江南风俗，中秋过后，煮糯米和赤豆做团祀社，谓之糍团，家里的小女孩，便择此时日缠足，所谓食糍缠脚，能令胫软。

“我才不怕，到时候、到时候爹爹会回来救我。”妹妹有些无趣，却还嘴硬。

姐姐冷笑一声：“爹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，你就等吧。”

二人不再说话，只怔怔地望月。

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的这个八月十六夜，月光晴满，龚自珍辞官南归，正在昆山羽琚山馆写作第211首《己亥杂诗》；林则徐继续禁烟，正在虎门的沙角炮台与关天培筹议海防；而在这里，这“灯船歌吹酒船迟，脂粉香销六代愁”的秦淮河畔，江宁傅家的两个小女孩，善祥八岁，菀祥六岁，正预谋出走，逃脱一场肢体的酷刑。

对于傅善祥来说，缠足本来是一件遥远的事情。

夫子庙前，秦淮河南，她的家就在这条钞库街上。她曾想象这条街安静的样子，烟雨微茫的黄昏，青砖灰瓦的人家，落花隔窗里传来一两点枯涩的琴声，燕子落下又擦着马头墙飞走，沿着湿黑的石板小街，前方就是乌衣巷。

然而，那是条永远都不会寂寞的街，卖香粉的，卖膏药的，卖纸扇的，春风起的时候，整条街都弥散着一股暖熏熏的味道，风来无向，那味道也如烛火般摇曳不定，难以捉摸。独有三妹菀祥，辨得出最细微的气息，她说那大块的香是玉兰水粉，大得像娘房里的“漫天帐”，那些茉莉头油香、敷面桃花末都比不过它，只好一小块一小块地压在帐子里。她最爱的熏衣笑兰香更是小，小得只剩一丝毫毛细，她要跳一跳，深深地吸口气，才能闻得到，菀祥的鼻子就是这么神奇。善祥分不清这么多种香，统统归之为脂粉气，但有时她也闻得出那忽而清淡寒苦的香味，是来自葛天成堂小火熬炼的药汤，而那突然丰厚起来的油盐香，必是何二奶奶刚出炉的鲜肉烧饼。

钞库街最热闹的时候，是大比之年的秋天。一觉醒来，雪白的帆船就停满了河岸，站在街上踮着脚望，船帆像连缀起的片片白云。踌躇满志的书生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，背上竹笈里的书页哗啦啦地翻响。他们身上蓝色、白色、天青色的长袍，都被风稍稍地掀起了边角。大姐鸾祥看得津津有味的，却是人家的鞋子，哪双是方口，哪双

是圆口，哪双是双梁，哪双是云头，哪双的鞋底厚，该有多少层，哪双鞋帮的刺花精致，哪双鞋的颜色稀奇，曾有个竹竿般的书生，穿了双大红云头镶鞋，鸾祥惊得掩了口，忙不迭地跑回家告诉娘。

鸾祥看鞋，原是帮娘看的。爹爹每次参加乡试，娘定会做一双新鞋给他。娘平日俭省，却舍得用江宁最好的缎，亲手做成簇新的靴，素玄色，滚黑缎镶边，金银线一针一线勾成云纹，取青云直上、步步高升之意。她这双靴，可做得隆重，整整七七四十九天不出房门，洗漱吃喝都是吴妈送进房里。她把全部心血都缝进去，暗地里是想做一双江南最好的鞋，在秋闱考生的鞋子中至少先夺个解元。她相信这双解元鞋定会有助于爹爹的考运，让他科场一举夺魁。

可惜，每次都没有。

爹爹在二十岁那年的院试里考了个第一名的廪生，此后十二年参加乡试，壮心不已，可屡战屡败，就像娘立志要生个儿子，吃斋念佛、求观音，也是壮心不已，却一连生了三个女儿。娘常长吁短叹，为爹的功名和她自己的肚皮，平白在人前短了许多志气，爹爹却浑不在意，照旧读天下书，游名山大川，对酒当歌，谈笑风生，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善祥真是喜欢他。

也只有爹爹，肯在这样热闹有趣的时节，带着善祥四处游逛。东牌楼沿秦淮河东岸，北抵学宫贡院，南达下江考棚，有多少好东西卖啊。歙州的砚、宣城的纸、宜兴的竹刻、金陵的刻瓷、常州的梳篦、苏州的糖食，更有各式版本的新书古书，好像整个江南省的商贩都来

了，就连吴妈的兄弟阿福叔也担了藕饼来卖。阿福叔在城南种菜，人长得短胖短胖的，家里四季吃的荠菜、芹菜、萝卜、雪里蕻，都是他送来厨房里。阿福叔的小儿子吴六常常也跟着来，吴六和大姐鸾祥同年，只比善祥年长两岁，他很机灵，又讲义气，得了好蚂蚱自己不留，尽数分给她们三姐妹。他随阿福叔来卖藕饼，手里摇着一只铜鼓，自会懂得招揽客人，卖得的青铜钱，收在胸前的布口袋里，跑起来叮咚作响。着短衫草鞋的阿福叔，却躲在茶社，盘上一壶香茶、一碟酱汁干丝，悠悠徜徉半日。爹常说“江南卖菜佣，亦有六朝烟水气也”，这说的就是阿福叔。

爹爹最喜欢看戏，这时节庆余班天天都上新戏，唱净面的王老虎，七十多岁，声音如洪钟，震得耳朵嗡嗡响，满堂的叫好声更要把屋顶都掀了去。善祥独爱唱文丑的潘二聋子，他一出场，就算动一脚指头，都能把她逗得嘎嘎笑。戏园门前有人斗促织，赶考的书生们围了个圆，各人出钱下了注，都想赢一把，赚个好彩头。瓦盆里的小黑虫哪里管你什么彩，它有时不想打架，草根怎么逗弄都不动。

也是这时节，丛霄道院的桂花开了，爹爹和他的文士友人就在花下执一壶酒，轮流猜灯谜。古林庵的秋海棠也开了，看花回来的路上，正遇薄暮，鹭鸶也自城外归宿山后，上下翱翔，一望如雪，人人都看痴了，便一路无言。

看花了眼，走痛了脚板，善祥要强，步步都自己走，从不要爹爹背。回到城来，到武定桥吃一碗虾爆鳝面，鲜到舌苔都麻了。爹的

朋友却不肯回家，还要到河上画舫去听曲喝酒。也真是奇怪，大考当前，本该秉烛夜读才是，为何他们却抛开书卷，最快意地冶游玩乐？爹爹不答，只吸干碗里的最后一口汤，打了个嗝儿道：“放开肚皮吃面，打起精神应考。”

到家的时候，正是掌灯时分。菀祥在吴妈背上睡了，娘和鸾祥在灯下描鞋样，暖暖的光线照着娘腕上的两只金镯子，闪着黄澄澄的光。娘和爹说话的时候，恭敬里却总带着一股端严的神气。“老爷，以后还是少些带善祥出去，一是给你添烦，二是女儿家玩野了，就不免忘形，忘了形还怎么守规矩呢？”又拉过善祥，上下望了一望，拈下头上的桂花碎屑，淡淡说道，“你也不小了，总该上点儿心，学着些女儿的样子。”爹爹待要分辨两句，娘已经在吩咐吴妈：“看看书房的灯油添够了没有，就大考了，老爷今晚少不了要通宵念书，点心茶水你也早准备着。”言罢，这才抬头对爹爹一笑。

外面的天地有多少新鲜景致，大姐鸾祥却从来不好奇。善祥叽叽喳喳，说了这样说那样，鸾祥只是笑着听。她是娘最赞赏的女儿，温柔敦厚又文静，最崇拜爱慕娘的人也是鸾祥，一口一句“娘绣的鸳鸯真美”“娘描的鞋样真好”“娘穿的莲鞋真好看”，善祥有些不以为然：“莲鞋能有什么好看？”

“娘的莲鞋多好看啊，鞋底镂着的那朵梅花就像活的，今天周婶婶、张二娘她们也说，不单娘的莲鞋做得第一美，就连娘的莲足也缠得第一好！”鸾祥认认真真地说。

“我可觉得莲足不好看，简直就是羊蹄子。”

“快低声些，当心娘听见了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，走一步摇三摇，走三步喘一喘，哪里也去不了。”

“娘说女儿家，女儿家，女儿的本分就是守在家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娘说身为女儿家，就得要缠脚，脚缠得好才是真正的美人，女子缠得一双好小脚，就像男子中了举，人人夸奖、光耀门楣不算，自己也好有面子。今天周婶婶讲给我听，娘当年嫁给爹爹，下花轿的时候突然遇了桩事故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女客里有个促狭鬼，冷不防伸手出来拉娘的红裙子，其实是想看娘的莲足缠得好不好，娘反应快，急急把双脚一缩。那些眼尖的却早看在眼里，好一双玲珑娇小的金莲！周婶婶说在场的宾客没有一人不赞赏的，个个都说咱爹爹有福气。也就是娘进门那一年，咱爹爹院试考了第一名。”

“然后再也没考中过。”善祥小声嘀咕。

鸾祥轻轻拍了一下妹妹，又含喜道：“对了，娘说过了年就给我做莲鞋，料子都有了，桃红色的缎。娘还给我看鞋样，香樟底，鞋头缀粉蝶，鞋帮是金鱼戏荷叶的刺绣，底是莲花底。”

“哦。”善祥一点儿兴趣也没有。

“你知道莲花底有多难镂吗？比梅花底还要难呢。可娘说好给我

做，真想早些过完八岁生日，过完生日就可以缠脚了。”鸾祥眼里满是期待。

善祥打了个呵欠：“我才不想过八岁生日呢。”

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傅家有两件大事：一是开春的时候，爹爹选上了乙酉科岁贡生，赴京城国子监读书；二是中秋过后，大姐鸾祥正式开始缠足。

善祥记得那天的情景，大清早人人都忙碌着，烧水、蒸糍、奉神牌、上香，那是种让人莫名兴奋的过节气氛，厨房里白茫茫的烟气，赤豆糍团将熟漫溢的甜香，娘一脸肃然地张罗着，手上两只金镯子碰击时发出细碎的响，吴妈跑来跑去，菀祥也跟在后面跑，忽然摔了一跤，大哭，吴妈又停下来给她揉揉。鸾祥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，身旁的长凳上早已依次摆了蓝布、剪刀、针线、明矾、棉花，鸾祥垂着细嫩的光脚，等得久了，一只脚有些无聊地蹭蹭另一只。

那时两个妹妹都有点儿羡慕她。缠足是这样意义重大的事，娘好像有意让它荣耀起来。鸾祥有了自己的闺房，床、被褥、枕头、帐子和桌椅都是新的，新衣服也做了两套，袜子、布鞋、睡鞋也置了三套。尤其是娘亲手做的那双莲鞋，精美绝伦，仿佛不是穿的，该在架上摆供，就连善祥也忍不住偷偷试了一次，她虽不喜小脚，可这鞋实在太美了。菀祥最眼馋的，却是赤豆糍团和芝麻汤团。缠脚前的这几天，娘要吴妈天天做，却只准鸾祥独享，糍团和汤团黏软，说是吃了

就能骨软，好缠。鸾祥每次端起碗来，菀祥就噙着拇指眼巴巴地看，鸾祥不忍，总偷偷剩些与妹妹吃，吴妈见了就吓菀祥：“正好把你一起缠了。”

开始了，木桶里的香汤烟气袅袅。娘那天特别温柔慈爱，亲手给鸾祥洗脚，剪脚指甲，两手轻轻揉搓着鸾祥的脚掌，想必那是很舒服的，鸾祥一直在笑。

“鸾祥，今天娘为你缠足，有些话要说在前头。”娘的动作还是轻轻的，“凡事有始有终，无论这之中遇到什么，你都要咬紧牙关忍耐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”

鸾祥点头。

“有些时候，你也莫怪为娘心狠无情，娇儿不娇学，娇女不娇脚，娘全是为了你好。”娘轻轻地在鸾祥趾间抹上一层明矾，“你但凡忍得过这关，缠得一双好莲足，将来嫁到好人家，终生可以无忧。”

鸾祥点头。

吴妈在一边递过蓝色的缠布条，娘握着鸾祥的右脚，又挨个儿细细地摸了摸脚趾，小脚趾洁白肥圆，憨憨的样子，鸾祥嫌痒，还在那儿笑。娘也笑：“我家鸾祥是肉脚，肉脚难成啊，尤其要花工夫。”

吴妈插嘴道：“那琵琶巷里的白秀才家，当年娶的第一房就是肉脚，缠得又粗又胖，两只脚面露出来，就是一对黄松糕。”

众人笑，独菀祥追问：“黄松糕在哪里？”

吴妈继续道：“那白秀才嫌丢脸，甩甩袖子就走。晚上家人到处找新郎，谁知他躲到正觉寺里，哭得眼睛红肿，直吵着出家做和尚，也不要这大脚婆。”

说说笑笑间，蓝色的缠布一道道从脚跟绕上来，至脚趾处，娘停了停，拨开大脚趾，突然将其余四趾用力地扳向脚心。

二、小脚一双，眼泪一缸

夜半，善祥被一阵哭声吵醒。

自从鸾祥住进独自一间的闺房，娘就让菀祥过来和善祥一同睡，不准她再缠着吴妈。菀祥睡觉不老实，睡着睡着突然搭一只胳膊过来，善祥夜里总被她打醒。这晚也是，善祥刚挪开她的胳膊，迷迷糊糊将要睡的时候，就听到东厢有呜呜的哭声，时断时续。

善祥爬起来，摸着黑下床，一路循声听去，鸾祥的房里亮着一点儿光，哭的正是她。

金镯子的细响在夜里分外清晰，娘在那里忙着什么，暗暗的灯影下微蹙着眉头。鸾祥半躺在床上，听到声响微微侧头，哀哀望来一眼，脸上全是泪印。

“娘，大姐怎么了？”善祥凑近，看见娘正用针线缝紧鸾祥脚上

的缠布，缠布拉得很紧，一道道勒得密不透风，这样昏暗的光里看起来有些吓人，好像那不是谁脚，而是其他什么东西。

娘淡淡地说：“鸾祥，你看把妹妹都吵醒了。”

鸾祥咬了条帕子在嘴里，把抽泣声压下去。

娘对善祥挥挥手，道：“回去睡吧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缠脚总有点儿苦头吃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

善祥回到房里，侧耳听到娘关门的声音，又望望那边的灯也灭了，再等了半晌，这才蹑手蹑脚地再去看鸾祥。

“大姐。”善祥轻轻地叫。

“嗯——”鸾祥含混地应了一声。

善祥悄悄爬上床，探手去摸鸾祥的脸，摸了一手的泪水，鸾祥的嘴里还咬着帕子，那帕子已经半湿了。

善祥用力扯那帕子出来，才发觉鸾祥的手已被布条缚住，两手各包成握拳状，不能伸张活动。

“娘这是要做什么，难道缠脚不够，连手也要缠？”

“我实在受不了，把缠布解松了些，娘生气，就把手也缠了。”

“痛得厉害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你哭成这样子！”

“哪有？”

“你等着，我去拿剪子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剪掉这些劳什子布！”

“不要，你千万不要，娘要发大火的！”

“那……我把线拆开一点点，明早再缝上就是。”

“娘都做了记号。”鸾祥忍着痛，声音软得像哼唧，“求你快去睡吧，别在这里啰唆。”

“我是帮你。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，待会儿娘听见了……”

善祥正待离开，却听鸾祥又叫了一声：“等等，你把那布仍旧塞我嘴里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我怕不小心弄出声音，吵到大家。”鸾祥有气无力，善祥只得照办了。

善祥再也无法入睡，小小年纪，这也是平生第一次失眠，翻来覆去，又得应付苑祥横打竖踢的手脚，不觉窗外已晨光熹微，她索性起床，推门出来，四处静谧至极，善祥打定主意，径自往爹爹的大书房走去。

鸾祥又痛醒了，这几天，她已经麻木了日夜的更替，也不知困倦饥渴，所有的感觉就是一个痛。掰弯的小趾紧紧勒在缠布里，连喘气都会牵得剧痛。每次她都不知是怎么睡去的，醒来时眼睛肿得睁不